

## 帝国主义体制下的冲突及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使命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的崛起，巴尔干地区、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的战争，还有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屠杀，再加上几乎每十年一次的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以及疫情的冲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深刻重组以及国际范围内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重新调整。各种回应、起义甚至暴动已经显著动员了一部分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甚至涵盖了整个社会阶层，尽管包括阿拉伯之春在内的一系列事件在推翻民选政府和军事独裁政权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也仅在反对政权方面有所收获。

这些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导致真正的社会革命。因此，加强“主观”因素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建立能够相互理解、联系并参与政治和社会抗议的领导机构和革命党派，以抓住机遇，将反抗转化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仅是推翻一个独裁者或政权，而是结束资本的独裁统治，建立双重政权局面，并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政权。目前，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高涨是对无产阶级未能及时应对其物质条件的社会衰退和生态系统有时无法逆转的破坏所做出的回应。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重组，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侵略所展现的那样，为美国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与中国等竞争对手之间的直接对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当前形势下，随着战争呼声的高涨和军事预算的急剧增加，国际主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反对军事政策和帝国主义引发的冲突，各地人民阶级起义激增，这使得我们赋予这次会议重要意义。尽管我们的力量有限，但革命和国际主义组织仍在努力寻求独立介入工人阶级事务的途径。

### 阵营还是阶级？一个艰难的选择，却也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要求其撤军并承认乌克兰，这是确定阶级立场的先决条件。然而，仅仅进行这些谴责和要求还不足以构建一个完整的阶级观点。我们还需要谴责美国的战略、西方对泽连斯基政权不断增加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北约军队的不断增加、国家军事预算的不断增长，我们还反对所谓的“民主”阵营反对独裁阵营的宣传。这些方面是构建无产阶级阵营所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将我们的关注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尽管国际范围内，甚至在各个国家内独立的阶级政策还不够成

熟，但这是唯一的道路。因为结束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动员工人阶级推翻俄罗斯、乌克兰甚至国际上的剥削者。尽管这些观点和我们之后将讨论的话题还不足以允许我们提供一个工人阶级和青年简单明了的纲领，但它们可以为反对这场战争，或者联盟扩大基础。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一年多后，革命共产主义者在国际上的行动仍处于规划阶段。

## 国际主义的重建

由于我们目前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反应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暂时无法制定明确的政策，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这凸显了革命运动在协调方面的不足，即使仅仅是进行交流也存在困难，更不用说合作和共同发展了。然而，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迈出具体的而有意义的步伐，为我们的阶级做出贡献，不仅要努力在当前的矛盾中取得突破，还要创造机会。这需要我们加强国际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共同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寻求前进的道路。

我们正亲眼目睹社会觉醒的发生，其中一部分发生在欧洲，涵盖英国、法国甚至德国，而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庞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兴起部分是由帝国主义竞争、通货膨胀和公共政策限制所引发的。这也为革命团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共同制定政策，尽管这并非易事。在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存在着重要的革命派别（尽管数量较少），可能面临经济崩溃的情况，这可能促使工人阶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政治干预。尽管在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社会运动非常困难，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些地下运动的迹象，也看到了潜力。然而，我们都明白，仅有这种斗争精神是不够的：即使这些自发运动非常深入和广泛，如果没有政治组织的干预，那么这些运动将无法实现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当然，革命组织远未具备提出这样的政策的条件，即使在伊朗等地，自发运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并不是放弃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流经验，让各个组织围绕一张桌子展开讨论，而不是追求霸权的原因。制定政策，更不用说实施政策，需要对形势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而这是任何单一国际组织或联盟都无法独自做到的。

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可能全面化，并引发工人阶级的干预。这使得本次会议的主题具有重要性和潜力。全球市场、生产体系、阶级结构、劳动力流动以及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的相互比拼，加上一些强权衰落，新兴强权崛起，这些变化使我们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需要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

认为探讨建立共同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框架是非常重要的，这将为未来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打下基础，而这需要建立必要的互信关系。

### 聚集革命者

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崛起，工人阶级在全球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并自主参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时，我们不应仅仅机械地将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关的问题（例如制宪议会）视为唯一的“政治途径”。我们需要讨论工人阶级的联合战线问题，从基础的工会活动到对日益衰落的改良主义组织的态度，都需要进行认真思考。此外，我们还需要探讨民族解放和反殖民斗争对于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和条件。这些议题应成为我们之间讨论的内容。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框架，以便更好地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摆脱对它们的相对无知。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起竞争团队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这样的联系需要通过具体的交流和建立信任来实现。我们承认并接受这些差异和分歧，对于政治敏感的工人们来说，我们应以负责任的方式呈现我们的辩论，并展示共同或独立的项目。建立一场不仅仅是宣传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主义运动困难重重，但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考虑每年举办一次会议，以此平台交流在社会斗争中的具体经验（无论是微小的胜利还是挫折），并将我们各自的构想提交给同志们进行批评。逐渐地，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基于经过验证的实践经验的合作。虽然这个前景可能看起来很渺小，但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展。